

显影 | 捡土豆的凉山女工



傍晚下工后，工友们聚在庙村村口一起烤火。

多年以来，凉山地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。2025年凉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显示，全州农村劳动力249.50万人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4.4万人，外出务工77.15万人、占比57.4%，实现务工就业收入213.66亿元，人均收入1.59万元。

区别于很多人印象中的“四五十岁的凉山外来工捡土豆”的场面，像白日各一样，来到庙村捡拾土豆的工人们年轻得多，而且多为夫妻档。

白日各今年24岁，来自四川凉山金阳县农村。当天阵雨，丈夫吉俄牛博没有下地，和多数工友窝在住所休息。白日各有些生气，但想着家里还有孩子等着用钱，只能妥协。“不是为了孩子，谁愿意吃这个苦。”她说。

捡土豆时要频繁地弯腰屈腿，白日各的腰扭伤了，“动一下会痛”。第一天捡土豆，白日各自称是“爬着干的，跪在地上。每天下班，饭都没来得及吃就累得睡着了”。

白日各很早就离开了学校，“我成绩不好，那时候宁愿上班也不愿上学。”后来，她跟着姐姐到新疆种棉花；之后又辗转到浙江灯具厂、福建鞋厂、广东玩具厂等地方做过工。2023年白日各结婚，嫁给了远房亲戚吉俄牛博，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。6月份，她放下8个月大的孩子，从凉山出来打工，辗转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之间，主要做捡洋葱和土豆等农活。她干活快，最多时一天能捡250袋土豆，挣500元钱。白日各估算来庙村的半个多月，夫妻两人挣了有六七千元钱，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钱回家给孩子买奶粉和尿不湿，白日各经常抱怨见不到钱。



捡土豆队伍中，雅婷是最小的女孩，她想过完自己的青春，再接受婚嫁。

捡土豆的队伍中，年龄最小的是雅婷，遇到陌生人很少言语，只露出腼腆的微笑。秋后的庙村气候干燥多风，雅婷的脸起了皮屑，双手被晒得黝黑。在一起捡土豆的还有雅婷的父母和两位哥哥。他们一家5口工作勤恳，每天能有近2000元钱的收入。

雅婷的哥哥阿苦尔坡今年25岁，有着蓬松的短卷发，身穿一件白色的篮球队服，格外显眼。阿苦尔坡专科毕业于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他只能同家人来内蒙古捡土

豆。看到年轻的情侣、夫妻在一起干活，阿苦尔坡有些羡慕。在乌兰察布弯腰捡土豆的凉山工人，一部分人肩上背着的负担是彩礼。据雅婷讲述，二哥阿苦尔坡正在谈女朋友，全家来内蒙古打零工就是为了凑彩礼钱。



25岁的阿苦尔坡坐在地里休息。他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只能暂时和父母来捡土豆。



雅婷一家五口在一起捡土豆。



成袋的土豆最终被工人转运上车，送往地窖。

雅婷学习成绩一般，初中毕业后大概会走向社会，但是她想过完她的青春之后再考虑婚姻问题。谈到青春和婚恋，雅婷哽咽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她不想被过早地安排相亲，“18岁之前都是我的青春”。之前，母亲曾经暗示会安排她相亲，把她的彩礼作为二哥娶妻的彩礼。

除了结婚彩礼，多位凉山工人抱怨当地婚丧嫁娶等随礼压力大。繁重的礼节也给白日各的小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。

婚后的阿西玛歪（下称“舒怡”）也表达了随礼的压力。不同于白日各将孩子留在老家，舒怡和爱人把一岁多的孩子带在身边，这也是凉山

婚后女人打零工的常态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有来自凉山的年轻妈妈分享背着孩子捡土豆的日常生活，视频有很高的关注度。

为了照顾孩子，且沙么日各（下称“小七”）捡土豆的时间总是断断续续。早上，她习惯把衣服铺在地里，让8个月的女儿阿伊坐在上面玩耍。她的嫂子舒怡同样将一岁零八个月的儿子曲一放在地里，让孩子自由活动。妈妈们抽时间赶紧去地里工作，舒怡回忆第一次捡土豆，第二天浑身酸疼。

两个年幼的孩子嘴里常吃零食，大点的曲一活泼机灵，喜欢骑在装满土豆的袋子上玩；小点的阿伊还不会走路，只能在地里爬着玩，有时还会爬向小七的方向，寻找妈妈。肚子饿了的阿伊在地里哭闹，小七会立刻放下工作去哄孩子，然后抱着孩子前往长满荒草的地里，蹲在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，给孩子喂母乳。



早上，下地捡土豆之前，舒怡和小七在地头陪伴孩子。



舒怡和罗杰在地里捡土豆，他们的孩子曲一和小朋友骑着装满土豆的袋子玩。



地里，小七背着孩子沿着田垄数工友们一天捡到的土豆袋数，计入账本。



除了计数，小七也会下地捡土豆。由于需要照顾孩子，她每天捡的袋数有限。



年轻的爸爸罗杰（左）和阿吉在照顾自己的孩子。



舒怡的孩子曲一在庙村街边玩耍。

舒怡怀有二胎，她的爱人且沙罗杰（下称“罗杰”）承担着更多的体力劳动。他动作娴熟，最快只要30秒就能装满一袋60斤重的土豆，夫妻俩一天最多能捡200多袋，有500元左右的收入。作为家里面的大哥，罗杰还有3个弟弟、1个妹妹都在上学，挣到的钱除了经营自己的小家，也会贴补弟妹一些。



因为怀有身孕，多数时间舒怡都是在地里照顾着曲一和阿伊。



下午，提前收工后，大家聚在一起吃炸鸡腿和土豆。



工作之余，舒怡在地里捡到一只小老鼠，她面露喜色，感觉十分好玩。

除了日常工作，小七从6月份开始运营起短视频账号，平日主要拍摄、直播自己的打工生活，账号已经积累了2万多粉丝，几个月来已有1万多元钱收入。她的愿望是“挣很多很多的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不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被别人看不起”。

最近罗杰也开始尝试自媒体，9月底他开通了账号，开始发布精心剪辑的视频，目前有700多个粉丝。工作间隙，他们会在狭小的帐篷里直播，网友热衷讨论他们的婚恋问题，罗杰则大方地回答恋爱结婚的

过程，坐在旁边的舒怡总是保持甜蜜的微笑，动作亲昵。他们原本是初中同学，相互喜欢，起初家里人不太同意他们恋爱，舒怡觉得女孩子“不想结婚也得相亲结婚，还不如和喜欢的人结”。在舒怡的坚持下，家人最终妥协，罗杰家只拿出了10万元彩礼。



休息时，舒怡收起晾晒的衣服。



下工之后，小七照看着两个孩子。



雨天，大家都没有上工。舒怡、小七聚在一起直播，旁边的工友们则打牌打发时间。

因为头胎是个儿子，加上身体素质差，舒怡只想生两个小孩，这样生活压力不会太大。以前村里的观念是“生得多，家族就多一个劳动力”，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没有生儿子的女人会在家庭的压力下继续生育，“感觉你只是为了生小孩而存在。”舒怡说。

打工人群中，很多凉山女孩的工作经历、婚恋轨迹基本雷同。像舒怡和小七都是初中毕业步入社会打工，之后早早结婚组建家庭，并承担起了养育责任。

小七的婚姻很仓促，她从相亲到结婚，只用了12天。2024年11月15日，她相亲第一次见到吉拉日拉（下称：“阿吉”），双方父母同意这门亲事，两个人当天下午就去医院做了婚检。11月26日两人订婚，27日就结了婚。由于是闪婚，小七抱怨当初没有谈过像样的恋爱，结婚时甚至没有拍一张婚纱照，只有结婚证上的一张合影，阿吉略带腼腆地低声反问：“你有钱吗？”



傍晚下工后，为了越过地里的沟渠，小七将孩子递给丈夫阿吉。

婚后，夫妻两人先后辗转东莞的电子厂、成都的木材厂打工。2026年4、5月份到河南挖洋葱，8月份又辗转到河北、内蒙古等地捡土

豆。小七主要负责照看孩子，有时候趁孩子睡着下地干会儿活，一天最多捡六七十袋土豆，挣100多元钱。

因为年纪小，即使已经成为母亲，小七和舒怡很多时候仍然表现得像一个孩子：脸上常常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；喜欢喝饮料吃辣条；小七会偷偷地大口啃食放在桌子上的大半个西瓜；舒怡去乡里给孩子买牛奶的时候还会挑选自己爱吃的薯片、软糖。

捡土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。9月23日，依作捡了190袋，挣了380元。最让她吃不消的是大腿内侧会被口袋磨得红肿，裤子蹭上去都疼，早上起床后手脚和关节都会很痛。

据依作讲述，自己出生不久，父亲就因为涉毒被判15年，直到2024年才出狱。“我不知道父爱是什么感觉。”这些年依作的母亲在村里靠养猪、养鸡、种花椒、玉米、土豆把4个孩子拉扯长大，“母亲能做的就是不让我们留守”。

由于学习成绩一般，依作没有顺利考上高中，“我前几年还一直梦见上学，跟朋友一起上学。”依作说，“这话不会和母亲提，说了也没用。”初中毕业后，她开始外出打工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：2025年12月到2026年2月，在物流园做服装分拣；4月到6月在西瓜地打苗；7月到8月在河北割菠菜；8月底来到内蒙古捡土豆；10月份打算到山东挖生姜。



依作（中）和日宗在地里捡土豆，依作称早上起床后手脚和关节都会很痛。



傍晚，下工之后，依作（中）和日宗在住处外面洗漱。

18岁那年，依作结婚，丈夫大她7岁，对她很体贴，但是想要她尽快生育孩子。依作则觉得自己年纪还小，加上生活压力大，“等20岁，等生活条件好点再说”。

日宗和依作是好朋友，她们住在一间堆满粮食的活动板房内，空间有限，只能容下一个双人帐篷。但相较于住在大通铺，依作看重帐篷带来的私人空间。

日宗21岁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她的童年经历与依作颇为相似，早年间妈妈由于涉毒坐牢，至今还没出狱，父亲也离家出走，日宗说

从未感受到真正的父爱和母爱。她去看过母亲一次，但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。日宗从小在叔叔家长大，叔叔家也不宽裕，还养育着5个女儿1个儿子，日宗断断续续地上了4年学后就辍学了，后来嫁人生育。说到孩子，日宗声音低下去：“我本来小时候就过得特别苦，长大了又生了两个小孩，我觉得太累了。”



不上工的时候，依作（右）和日宗喜欢化妆，然后直播和网友们聊天。

对于依作和日宗来说，短暂的放松是在化妆时。两个人喜欢坐在帐篷里打扮自己，涂粉底、画眼影，再拍下美美的照片。有时，她们会在

短视频平台开启直播。直播间在线人数往往只有十多个，一场直播下来会有十几元钱的收入，她们会去附近的小卖铺里买泡面。由于地处偏远，在庙村能吃上一顿泡面已是美味。



休息时，舒怡和罗杰在帐篷里直播，网友热衷于询问他们的婚恋经历。

舒怡同样有一个破碎的家庭。父母离异后，她跟外婆在彝族村庄长大，从小是同学眼中“没有爸妈的孩子”，受到排挤歧视。外婆外公经常吵架，家庭氛围长期压抑。组建小家庭后，舒怡的心情好了，但也害怕家庭有变故，害怕和人争吵。以前的她内向自卑，“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好东西”；婚后，罗杰的日常陪伴让她变得开朗爱笑，罗杰从小卖铺买来一串葡萄都能让舒怡开心半天。直播时，罗杰和网友说，要养舒怡一辈子。“每一天都在打动我。”舒怡腼腆地说。

工作之外，每逢阴雨天，是庙村最热闹的时刻。凉山工人们聚在一起烤火、打牌，或是挤在小卖铺一起吃泡面。作为领班，29岁的河南人金刚负责季节性用工的招工和后勤等工作。不同于其他工作队经常吃清汤炖土豆，金刚做饭舍得放肉，每逢节假日会给工人煮饺子吃。

9月25日中秋节，大家聚在一起吃饺子过节，捡土豆的工作已接近尾声。依作说，“现在没积蓄，不敢回家”，她预计到冬天时会再进厂打工，但进厂也是暂时性的，因为想要挣更多的钱，她会继续根据季节时令，去外地漂泊打零工。



中秋节中午，大家聚在一起吃饺子，就算过了节。



中秋节当晚，年轻的凉山女孩们在庙村燃放起烟花。



中秋节当晚，吉俄牛博举着烟花在屋外燃放起来。

小七和舒怡带着孩子准备奔赴下一站，她们计划前往山东挖生姜，等到彝族新年再回家。因为放心不下留守在家的孩子，白日各则希望回家，再做打算。

中秋节晚上，一轮明月悬在庙村的空中，远处山坡的轮廓依稀可见。白日各的爱人吉俄牛博举着烟花，在屋外燃放起来，绚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，将大家的脸庞映红...众人围坐在火堆前烤火、谈笑，这是这几天中少有的欢愉时刻。

文中雅婷、阿伊、曲一为化名；依作、日宗、小七、舒怡、罗杰、阿吉为惯用名

图片编辑 | 翁倩



捡土豆的凉山女工

这些年轻的女孩们，为了生活，跟着时令辗转各地

摄影 / 撰稿：郑海鹏

扫描二维码
读更多好图

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中旗的庙村极其普通和渺小。一年中，这里的热闹只集中在两个时间点：一个是腊月本地人都返乡过年时，一个是每年9、10月的土豆收获季。远道而来的凉山工人们来此打工挖土豆。

每天早晨6点多，工人们穿过村子开始上工；偶有雨天，大家就聚在一起打牌；傍晚则习惯在庙村村口生起火堆，很多人围坐一起烤火、聊天，直到深夜。等到土豆收获季结束，庙村又重归安静，而凉山工人们则继续奔赴下一站。



摄影/图 Casin Weekly
October 11, 2020

01 2020年9月22日，内蒙古察右中旗庙村，结束一天的劳作，舒怡和白白各捧着孩子，头挨头的依偎着土豆土豆好吃了。

02 早上，庙村清晨，白白和几位工友下地挖土豆。由于林子已经茂盛，他们只能光着脚丫在地里挖。

出凉山

入秋后，庙村的昼夜温差大，遇到多风的日子，早晚体感温度接近冰点。早出晚归的工人们不得不身着鸭服在户外活动。

9月24日，庙村多云伴随强风，远处的云层飘过就会带来短时降雨。机器把土豆翻到地表，白日各跟在后面，弯着腰埋头挖了起来。她的眼睛时刻盯着土豆的颜色和大小，发育的土豆不要，大小也要严格区分装袋，符合条件的土豆被扔进悬挂在腰间的编织袋中，之后她迅速移动脚步，拖拽着沉重的袋子快速前进，继续挖挖。整个过程持续60秒左右，一袋60斤重的土豆随即装满，这意味着白日各挣到了2元钱。不到一个小时，田间地头就可以看到装满土豆的袋子被排列整齐，等待装卸工搬运。

多年以来，凉山地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。2025年凉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显示，全州农村劳动力249.60万人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4.4万人，外出务工77.15万人，占比57.4%，实现务工就业收入213.66亿元，人均收入1.59万元。

区别于很多人印象中的“四五十岁的凉山外来工挖土豆”的场面，像白日各一样，来到庙村挖土豆的工人们年轻得多，而且多为夫妻档。

白日各今年24岁，来自四川凉山金阳县农村。当天降雨，丈夫吉傲牛博没有下地，和多数工友寄在住所休息。白日各有些生气，但想着家里还有孩子等着用钱，只能妥协。“不是为了孩子，谁愿意吃这个苦。”她说。

挖土豆时要频繁地弯腰屈膝，白日各的腰扭伤了，“动一下会痛”。第一天挖土豆，白日各自称是“爬着干的，跪在地上。每天下班，饭都没来得及吃就累得睡着了”。

白日各很早就离开了学校，“我成绩不好，那时候宁愿上班也不愿上学。”后来，她跟着姐姐到新疆种棉花；之后又辗转到了浙江灯具厂、福建鞋厂、广东玩具厂等地方做过工。2023年白日各结婚，嫁给了远房亲戚吉傲牛博，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。6月份，她放下8个月大的孩子，从凉山出来打工，辗转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之间，主要做挖洋葱和土豆等农活。她干活快，最多时一天能挖250袋土豆，挣500元钱。白日各估算来庙村的半个多月，夫妻两人挣了有六七千块钱，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钱回家给孩子买奶粉和纸尿裤，白日各经常抱怨见不到钱。

挖土豆的队伍中，年龄最小的是雅婷，遇到陌生人很少言语，只露出腼腆的微笑。秋后的庙村气候干燥多风，雅婷的脸起了皮屑，双手被晒得黝黑。在一起挖土豆的还有雅婷的父母和两位哥哥。他们一家5口工作勤恳，每天能有近2000元钱的收入。

雅婷的哥哥阿吉尔坡今年25岁，有着蓬松的短卷发，身穿一件白色的篮球队服，格外显眼。阿吉尔坡专科毕业于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他只能回家来内蒙古挖土豆。看到年轻的倩影，夫妻在一起干活，阿吉尔坡有些羡慕。在乌兰察布弯腰挖土豆的凉山工人，一部分人肩上的负担是彩礼。据雅婷讲述，二哥阿吉尔坡正在谈